

突然就想起了老家那个笨重的碓臼。那青灰色的气息微弱却又十分强烈,无遮无拦迎面而来,没有任何前奏,不期而遇可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今天,我并没有与它实质性地相遇,我此刻只是坐在午夜的电脑桌前,敲键盘的声音也不像父辈们用碓臼舂米的声音,既没有诱导力,也没有媚惑性。

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提醒?但这一定不是激情所致,冷冰冰的有些丑陋的碓臼应该不会让我突然产生出激情,何况我已过了激情的年月,碓臼在这方面应该已属“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种。我老家的碓臼穿过了多少风雨才抵达我的童年时代,从来没有有人告诉过我,就像我故乡本身,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底细,它也不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对象。但今夜,它一定穿过了很多道幽暗、跨过了很多道门槛才抵达这个午夜的我的桌前?其实也不是桌前,而是眼前,也不是眼前,因为我伸出我的手并没有触摸到它的感觉,因而在它类似于一个不存在的存在。我只能理解为,这是它的另一存在形态。

最后一次与老家的那个石碓臼相遇是什么时候,已记不清了。记不清的东西也仍然在脑海中时时叮咛一般闪烁,既不肯离去,不肯止息,也不肯清晰起来,类似于记忆强迫症。记忆强迫症肯定是一个缺陷。人类的每一点进步其实就是不断使缺陷完整,即让缺陷不再缺陷,但我感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包括记忆强迫症,它的治疗方法,一般也是让患者放下,即努力让他不去思想过去,不去唤醒过

去,从而让自己以及自己努力思想的那些东西进入忘川。

碓臼也是有缺陷的,缺陷到它不再是一块光凸凸的石头。与普通石头相比,碓臼的不同之处就是被石匠凿出了个窟窿,也就是这个窟窿让它成为了碓臼,而并非原来意义上的石头,因而它比普通石头少了许多部分。就是因为它比普通石头少了许多,它才与我的祖辈乃至祖祖辈辈结下不解之缘,并演绎出许多负累。我因此一直认为,缺陷往往使物或者人异化,尽管那缺少的部分与原来的部分并无二致。碓臼如果没有这个被凿出的窟窿,没有成为碓臼,如果它还在原来的那座山上,那它会是什么样?是否反而风化了?反正肯定不会成为我记忆强迫症的一部分——我无法在乎每一块普通的石头。

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我回老家屠家田,没事的时候转到老屋的前面,偶然看见那个碓臼萎缩在老屋前面的那片杂草丛中,若隐若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些像蹲在它后面已然出现多处漏洞的老屋。哥嫂侄儿们早就迁移到马路边宽敞的新房了,老屋因而无精打采。此时的碓臼青灰色,一动不动,给人一种分婉过后的安详恬静的感觉,它的上面好像已有了些许的青苔,里面有一些不知是什么时候沉淀在里面的黄泥巴,泥巴也因干燥而龟裂了,但它仍然光滑,线条仍然既菱角分明,又柔和舒展。当年父母,也不光是父母,而是父老乡亲们被生活打磨的艰辛虽不是历历在目,但可以从这里追索开去。我不知道岁月在这个碓臼身上到底作

的是加法还是减法?但那些清纯的谷物发出的笑声,那些时时三五成群、匆忙而单薄的身影无疑已消失在巨大的虚无之中了。

虚无是一种拒绝吗?那些杂草厚重而富有弹性,有小花绽放,也有子实裸露,几乎将碓臼完全揽入怀中,如果角度不对,我当时肯定无法从碧绿的野草中分辨出那一点青灰色来。

对,的确是一个角度。角度决定一切,包括贫瘠与富有。从某个角度看,碓臼是贫瘠的,贫瘠得回到了它的原点:仅仅是一块几乎无法派上用场的石头,与其他石头相比,空洞几乎是它的全部。经过了不知多少年月的积淀,却仍然空洞洞的,是不愿意贮藏岁月,还是岁月故意不想在此逗留?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是因为它被掏空了吗?像它一直存在着的那些年月,被掏空的那些年月是无法补充完整的。任何的补充都显得多余,从这方面来讲它又是完整的,完整得无需、无法去填充。我产生这个想法时,我看见了身后破败的老屋,它应该也是被掏空了的,且被岁月掏空得那么彻底与不可思议。

被掏空却仍然沉重,这就是老家碓臼的属性?

不过,老屋一直没有坍塌,它仿佛不愿就此塌下,了却自己,它在等待什么,始终不肯从这里简单地消失,好像是被什么力量支撑着,而不是被那几段土墙与几根檩梁以及上面青灰色的瓦片支撑着似的。像祖先或父辈打给我们的一个结,等着我们来解开它。碓臼当然无法坍塌,但它似乎在萎缩。我不知它是否真的萎缩了?但我没有,其他也没人找到那个萎缩的部分。

老屋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吗?走到尽头的路是消失还是得到了拓展与延伸?我感觉到老屋即便轰然一声倒下去,它也仍然在延续,仍然是一个结,仍然坚定地存在着。存在就是一种抵达。杂草丛中的碓臼也是如此,它要抵达什么?我想不出个究竟,郁而不明。白居易所述“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是这种景象吗?碓臼一直不说话,老屋一直不说话,茂盛的杂草也一直不说话。我不知道到底是杂草莅临碓臼之上还是碓臼莅临杂草之上?它们似乎只有在此时,方能产

生结合的可能。

其实,每一条道都是古道,每一条道古人都曾经行走其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感叹印证了这一点,包括我家老屋前面的这条被荒草侵蚀着的影影绰绰的道路。它们被不断修改与掩藏,祖先的脚印被庄稼覆盖,庄稼又被祖先的脚印覆盖,但路仍然存在着,只有修改,没有其他。在这条被修改的道路上,我想,一定既有阳光的照耀,也有洪水的冲洗,既有果实的飘香,也有猪牛屎溺其上。这种轮回就是我老家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庄子说的“道在屎溺”可能也是因有了此发现而思考出的结论。

历史其实在任何时期都是辉煌的,包括那些一笔或数笔带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历史。但碓臼的辉煌连接的是贫瘠,我家老屋也是如此。而打破这个连接却需要抛弃。但实质性地抛弃,似乎谁说了都不能算。实际上,老屋的青灰色的瓦片上已长出了几棵或数蓬杂草,在秋风中枯黄地摇曳。与那个被杂草揽入怀抱的碓臼相比,它们哪一个都比一棵小草更低。

碓臼最初给我的记忆是父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一次抛弃,一次对碓臼的抛弃:宰相刘罗锅中榜后,喜报传到家时,他妻子还在碓臼旁边舂米,她听到喜报后,立马站起身说了两句话:拍拍身上灰,永世不筛米。我仿佛看到那个碓臼旁,刘罗锅的妻子脸被她自己因扑打身上而溅起来的灰尘遮住了。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考量,当时她的脸应该是扭曲的,既

被阳光也被尘土所扭曲。这扭曲对应的应该就是人性的另一存在形态。碓臼因而在我的记忆深处是沉重的,它远远超出它笨重的肉身。

实际上刘罗锅一生无法抛弃的恰恰就是那飞起又落下的尘土,因拍打而飞起的尘土,没有多长时间又慢慢落在了他的身上,挥之不去。这是他妻子企图抛弃的碓臼为他定下的结论。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这个结论,正如原文所述:谁说了都不能算。

在我的记忆中,碓臼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实质性的功能简单到只是把谷物粗糙的外壳脱去,从而使谷物的核显露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动作,碓臼进行了千年。千年的时间,碓臼始终只能将谷物的外壳脱去,而没能把自己的外壳脱去,仍然一副青灰色,仍然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即便是现在它躺在杂草丛中,我也仍然只能看见它的这个形态——石头的形态。

想起宋代理学家程颢的诗《秋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我不知程颢说的是我自得,还是物自得?程颢在这首《秋日》中继续写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从程颢的角度出发,我想那静静地躺在杂草丛中的碓臼应该就是天地之形,亦属通道之形了。

通道之形却只能躺在老屋前面的杂草丛中。哥嫂侄儿那些宽敞亮堂的房子不会收留它,我亦不能将其搬入我在这个小城的这个住处。只有每年枯萎一次的杂草为它腾出了储存的空间。草们常常莅临其上,覆盖它。因而它的高度时时低于一棵草的高度。

玉兰花记

●陈进

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可惜胶卷到底没冲出来,倒叫桥头照相馆的老徐白赚了押金。

日头西斜时分,凉亭那边飘来庐剧《十八里相送》,瓦当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翘尖掠过了缺了半边的檐角。她总说,那第三根檐角雕得最妙,牡丹丛中的雀儿眼珠活泛,有回她踮脚拍特写,白球鞋在青苔上打了个滑,怀里的相机险些喂了池鱼。而今,那处残损的木雕裂隙里,竟斜逸出一簇野玉兰,白生生的花瓣映着夕阳。

我蹲在河沿拨弄着漂来的花瓣。两片玉兰打着旋儿偎在荇藻间,恍若当年她猫在花丛里装睡美人的狡态。那日,她发间洒满花瓣,眼睫上还粘着星点金粉——那是一堂美术课上剩下的颜料。胶卷偏偏在快门键卡住,急得她直跺脚,马尾辫上的玉兰簪簌落在小碎花裙上。后来,在桐城路冲印店取照片,老师傅抖着那叠褪色的相纸直叹气:“姑娘家太活泛,十张有八张糊成白影子。”我俩对着模糊的影像偷笑。

晚风忽而送来玉兰花特有的冷香,混着云岭锅巴的焦香,酿出奇异的醉意。我举起手机,透过半透明的花瓣对准河对面——女生将小狗举到脸侧,正好给她来个特写。

包河水面渐次亮起灯影,游船拖着金红的尾波犁开暮色。唐老鸭型的游船上一对恋人正摇橹而过,船头左右微微摇晃,荡起的波纹在水面上旖旎开来,水面上的柳树倒影变成S型。她最爱这般景致,常常呆呆地对着一粼粼波光发愣。此刻,她若在,定要趴在栏杆上伸手捞光影。

暮色渐浓,雨又零零星星飘着。包河畔的灯笼次第亮起,在青石板上投下暖黄

的光晕。卖糖画是合肥市文化局的退休老人,程姓,在一次我抓拍他手工做糖的特写时,因为他很喜欢我给他拍的照片,我俩便加了微信成为忘年之交。老人一边推着吱呀作响的木质小车,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回家喽,一天又结束喽。麦芽糖的甜香混着松烟墨的气息,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我望着他格格里插着的十二生肖糖画,那只翘尾巴的玉兔仍保持着她最爱的姿态——那年她用期末考的奖券换了三只糖兔,说要凑成“月中三兔捣药”,结果全喂了桥洞下的鲤鱼。

游船码头传来铁链与青石碰撞的闷响,船头悬着的六角宫灯将琉璃光影泼进河里。对岸情侣的身影已隐入柳荫深处,博美犬项圈的铃铛声却随风荡过来,叮铃铃惊破水面残存的暮色。石拱桥西侧忽然飘来胡琴声,拉

的是《良宵吟》。奏琴中年人坐在褪色的美人靠上。那年黄昏,陪着她在这里给人画速写,五毛钱一幅,挣的钱全换了桐城城南旧书局的过期摄影杂志。有回给拉二胡的盲翁画像,硬说人家弦轴上栖着凤凰,气得老先生直用弓杆敲地砖。

雨丝又密了些,打在河面泛起细小的银坑。低头俯视着水面,包河的水面恍惚间变成了一张相纸,相纸上缓缓浮现我们年轻的面容,又匆匆隐去。对岸,桐城南路照相馆的霓虹灯突然亮起来,原来“天外天照相馆”已变成了“全季酒店”的四个字,在雨雾中,晕成毛边的光斑,恍若还是旧日模样。我摸出手机想拍下这幻影,却发现取景框里始终浮着层水汽——这才惊觉自己早已眼底泛起了潮意……



彩龙舞 林闯 摄

檀钟诗三首

秋来了	叶稀宜摘果, 水落好垂纶。 乡野多游客, 盘飧有紫蔬。 菊蕊真解意, 篱畔笑迎宾。
霜降雷池冷, 蛩吟白露寒。 雁声明月夜, 人老妆台前。 霜叶飞如蝶, 方塘似镜开。 泊湖蟹正壮, 能饮一杯来?	幽居闲吟
小阳春	宅卜东谿路, 幽居已十春。 庭前闲散步, 窗下读诗文。 好友频来往, 清茶说古今。 悠然忘岁月, 儿女慰晨昏。

龙立人诗词六首

行香子·知秋	清明雨鸟蓬波涨, 石板桥蒲柳丝扬。 柳絮轻, 飞花荡,莫能载似水愁肠。 何日逢君酒一觞, 相思梦江南夜长。
一叶临窗, 百木凋黄。 啸长空、雁阵苍茫。 悬壶甲子, 归隐江乡。 看桃花红, 荷花粉, 菊花香。	仙侶·一半儿·看老年艺术团演出
医途求索, 刺股悬梁。 裹灸的伤了飞燕腰, 粉粉的腮儿真耐瞧。 看你个娇娇, 一半儿年轻一半儿老。	

浣溪沙·夏夜不寐	秋晨奥森公园散步即景
点点流萤过短墙, 夏虫絮语绕回廊。 不眠偏爱夜尤长。	半山月落晓风吹, 碧水桥边御柳垂。 几处乌鸦啼早树, 落黄偏作雪花飞。
檐角高悬明月镜, 窗纱轻透紫薇香。 一帘幽梦不思量。	秋 至
双调·沉醉东风·寄语江南某君	银河渺渺夜空明, 暑气渐消金气平。 天际清风来夜半, 窗前一叶落无声。

金春甲诗三首

元 宵	三伏炎天似火烧, 我儿早地把苗浇。 老夫欲送清茶去, 无奈山高路又遥。
爆竹声中圆月升, 乡村男女闹花灯。 团圆家宴孙询祖, 今夜我妈在村村?	好把初心展宏图
三伏天	万户高歌大疫除, 东风送暖九州苏。 五湖四海睡瞌日, 好把初心展宏图。

柯雪明诗五首

山里人家	嘴上山歌时跑调, 偏同小鸟作争鸣。
山村春游	
山围水绕绿成阴, 老屋清幽巷子深。 雨打芭蕉风过竹, 声声到耳是乡音。	此地风光美, 双山岭上行。 嫩枝黄鸟近, 出谷白云轻。 路窄花难足, 景多诗煽情。 年年春好处, 恰恰在清明。
茶山拾趣	乡下老家
云点晴空绿染坡, 春光装满一筐箩。 无边好景添心醉, 人也歌来鸟也歌。	笑语前村接后村, 抱团喜庆进家门。 和谐故里传神话, 朴实民风惠子孙。 景出自然减养眼, 生逢盛世应知恩。 乡间习俗娘滋味, 已在心头扎了根。
山村雨后	
连朝阴雨喜天晴, 村后村前缓步行。 一路香风随我动, 满怀诗意共春生。 情多最恨花无语, 景美何妨路不平。	

檀心语	雷书秋寄
百木春来早, 孤植嫩叶迟。 人言吾傲骨, 困苦自心知。	风拂残荷雁独鸣, 芦花乱舞自牵情。 敲窗夜雨醒秋梦, 更作惊雷寄汝听。
雷水师颂	散步闻香有感
师邻巧遇胜三迁, 雷水高楼隐一贤。 月影擎窗倾囊授, 雏莺学舌韵初传。	清晨散步下楼台, 一缕幽香扑鼻来。 疑是仙姑金屑撒, 原来八月桂初开。

散文：归来亭苑皆依旧

●章甫

以前教植物学的慧冲大师说,睡莲啊,它会稳稳地坐在水面上,白天开放,晚上闭合,见过的同学可以去二食堂门口看看。以前我们可以蹲在池边拿长柄伞或者树杈子够到睡莲的花朵,但现在池塘边加装了护栏,了不少乐趣。

或许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情人坡,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学校的运动场和体育馆坐落在由两面坡一条河围起来的盆地里,围着运动场的坡便是情人坡,已经到了初冬时节,早上的阳光照不到山坡,这里没有情侣,被两只狗狗占领着。再往前走,就是水西园,引活水进来,分成几股或绕或穿过园子,最后汇合流到校外的水渠去,颇有些流觴曲水的味道,这是我以前最喜欢游荡的地方,我记

得春天的碧桃和夏日的鸢尾,都曾经依依的开在水边,秋冬时显得有点萧瑟,满地落叶荒草,成了一群松鼠的乐园。好在无论热闹还是僻静,学校还一如既往是草木丰茂的样子,蓬勃而有生命力。

以前的植物学实践课,经常要在校园里认植物,彼时觉得痛苦不堪,学校里花草树木如此之多,我甚至问过“杜英”“杜鹃”“杜若”“杜仲”是不是同一个科?没来由的,怎么都姓“杜”呢?那时最喜欢玩杜仲的叶子,一条一条撕开,还是会被拉出的丝连在一起,我从不告诉别人这棵树在哪。就像自己保守这个秘密多久,我就可以独自享有这种快乐多久。

大二时(辅)辅导员请过一个已